

經

學

危

言

經學卮言卷三

詩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名南

傳曰委蛇行可從跡也蓋大夫自公門而出正慎之至雖跬步亦有常度漢書言郎僕射竊識霍光下殿門進止處不失尺寸此行可蹤跡之謂也釋文云沈讀作委委蛇蛇按古書遇重讀者每於各字下疊小二石鼓文君子員獵員獵員旂卽書作君子員二獵二員旂宋書樂志載諸樂府辭皆如是若秋胡行云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

二共二遨二遊二乃重讀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遨

遊二句也此詩舊本似亦作委二蛇二故沈重誤

讀耳

晉人作頓首頓首亦頓下首下各疊之

後漢任光等傳贊委佗

還旅佗與蛇形異聲同抑或鄘風委委佗佗別本又有作委佗委佗者而范史用之歟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未嫁稱女未娶稱士故士皆與女爲對文鄭風曰維士與女夏小正曰綏多女士易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婦得其士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荀子曰婦人

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

平王之孫

商世雖無議行優劣制諡之法然已有舉其德號者若頌云武王載旆是也周人諡法亦作於周公攝政之後在武王時尊其考爲文王猶是做湯號武王之意未嘗以文爲定諡故臨文多隨其德而稱焉或曰寧王或曰平王其以平言者何也周誥曰十五王而文始平之

方將萬舞

邯鄲衛

箋萬舞千舞也明監本誤作千羽以本疏校之可

見又閼宮箋亦有萬舞千舞也監本彼處不誤鄭君注易亦云王者功成作樂以文得之者作籥舞以武得之者作萬舞夏小正傳曰萬也者千戚舞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唯左氏初獻六羽傳云將萬焉似羽籥得通言萬者然彼傳又云子元振萬文夫人聞之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仍專以萬爲武舞矣且卽此詩證之萬正當爲武舞故以有力如虎言之首二章稱其武舞三章執籥秉翟乃稱其文舞彼美人兮文武咸宜是宜爲西方周之臣矣序原經西方之人意

謂可以承事王者云

周宅西京國語稱周書爲西方之書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

首章泉水末章肥泉是一泉也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諸姑伯姊各嫁一方所歸異之象也感其所出之同而託興焉洪水之在衛者也泉雖異歸乎流而終入于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曾泉水之不若茲之永歎矣

要我乎上宮

孟子章句曰上宮樓也桑中亦楊柳可藏鳥之意此序所謂期於幽遠也然而人或揚其言矣故曰

詩可以觀

良馬五之

傳云驂馬五轡王肅云古者一轅之車駕三馬則五轡今按詩詠大夫所乘皆通言四驪四牡雖王度記有大夫駕三之文似非周法也四之五之六之又當以轡爲解乃謂聘賢者用馬爲禮三章轉益見其多庶覲禮曰匹馬卓上九馬隨之春秋左傳曰王賜虢公晉侯馬三匹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匹是庭實以馬者不必成乘故或五或六矣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箋以爲衛宣公之時蔡衛陳人從王伐鄭之事雖詩之世次多有倒亂未可以在芄蘭河廣之後爲疑然鄭在衛西於自伯之東文實未協也必欲舉春秋所見之事以當之王逐惠公朔立公子留齊魯納朔王人救之意此詩之伯其隨子突而東拒齊師者乎

聊樂我員

鄭

毛詩古文員皆作云見於商頌箋後世以隸寫者

錯出不一於是此詩員字釋文云本亦作云小雅
昏姻孔云則又云本或作員愚謂聊樂我員與昏
姻孔云之云正是一義左傳引彼詩而說之曰晉
不鄰矣其誰云之員之言圓也環而相聚之謂也
序以出其東門爲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係
其室家之辭彼有女如雲皆出城奔離者也幸我
縞衣之男綦巾之女猶得圓聚聊相樂耳雖有美
女何暇思存乎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齊

蠅聲後於雞鳴者也而以爲夙興之詞寔未可通

此篇與東方未明所刺同意彼詩云不夙則莫盡此詩之旨矣首章刺其以夙爲莫也諸臣聞雞之鳴不敢怠退旣盈於朝君猶曰莫矣蒼蠅之聲矣次章則又以莫爲夙也東方明矣君曰是月出之光耳於是卒思得如古賢妃者以爲其君助蓋賢妃侍于君寢君之愛之也若曰蟲飛薨薨猶甘與子同夢也如則曰會且歸矣君其以時聽政無俾或憎予及子焉

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傳云素象璵瓊華美石士之服也按古者充耳皆

有統統下乃綴玉象之等令素卽象瑱則不當復
出瓊華素青黃皆謂其統之色尚之者瑱耳毛以
素爲士服青爲卿大夫之服黃爲人君之服則得
之士喪禮瑱用白纁是士以素也大戴記冕而前
旒黻統寒耳玉篇云黻黃色是國君以黃也國語曰王
后親織玄統統垂瑱之條也然則天子充耳以玄纁此詩三章異服見自君
下達皆不親迎而由今考之又可見壻之俟其婦
也君不下堂大夫不及門蓋有尊卑之別矣

展我甥兮

言魯莊公工於容藝而不恤政事酷似其舅此爲

微辭以兼刺襄公也三章皆侈其善射始作於舅
甥相從狩郤之時歟

園有桃其實之殽

魏

序曰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
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傳曰園有桃
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是善會不能用其民之
意者箋云魏君薄公稅有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
而已是不達序意者也國之有民若桃棘然有園
以衛之使狂夫不得攀折我落其實焉德教亦所
以衛民也有德教則國雖小無侵削之患民安於

歟歟然後君得用其力徒以儉嗇爲愛民而已嗇
焉大國滅之將亡是猶舍其桃棘弗脩其圃他人
是殺我可得食乎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唐

傳直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初無
變七言六爲謙之意推序云請命乎天子之使而
作是詩則毛公所謂天子之卿卽天子之使也因
使者有六命之衣愧已未受服于王不如其衣安
煥耳雖上章子之衣亦斥使者之衣也大車傳曰
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正義曰

毛意以周禮出封爲出於封畿非封爲諸侯也尊王命而重其使出於封畿卽得加命然則此天子之卿來使於晉亦假以七章之服矣故兩言子之衣一其加服一其本服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傳曰齋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鞫而藏之毛意以爲角枕錦衾本齋時所用而詩言之者婦人以夫不在鞫其常所與共寢之衾以禮自防有若齋然故亦用角枕錦衾耳箋疏以爲攝夫齋祭乃演傳義而失之者

越以醢邁

陳

傳醢數正義曰謂麻縷每數一升而用繩紀之故

醢爲數按此則承上章績麻而言蓋醢與縷同西

京雜記曰五絲爲緡倍緡爲升倍升爲紕倍紕爲

紀倍紀爲縷然則醢者八十縷之名禮朝服布十

五升十五升者十五醢也

此與倍緡之升名同實異鄭君喪服注曰布八

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升俗誤已行久矣賈公彥曰今亦云八十縷謂之

宗宗卽古之升也廣森其疏者有十升布晏子春秋曰晏

謂宗卽縷音同從省作子相齊衣有七升布國語曰子服之妾漢時或謂

十升之布之十縷布七縷布

王莽傳自公卿已下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史記景帝後二年

爲歲不登令徒
練衣七縵布

召南素絲五總傳亦云總數也疑

總又縵字之轉

將母來諗

小雅

仍叔之子父老子代從政春秋譏之周制固有父
在而子爲大夫者蓋不逮事父者多矣曰不遑將
父曰不遑將母而申之曰將母來諗從其多者言
之也若云人之思恆思親者雖曰原情無乃傷教
乎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子
我心則降

六句全襲召南非無意也出車本追述文王時事故其敘室家望遠之情卽述文王時詩以實之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傳曰卜之筮之會人占之按會合之字皆从亼說文解字曰亼三合也禮旅占必三人會有三義故云會人占之若但以爲筮與卜會於文似便於訓未精宋元說經者唯逐文便乃小學詁訓之所以就湮也

南陔

正雅廿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

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
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朱子
所据儀禮樂次初不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
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
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
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
傳三十卷三家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
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
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
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卅卷廿八

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耶抑抑

邶衛本共卷而傳分之耶

尋邶邶衛之分最無義理似出漢時經師所爲

直以柏舟有二嫌於無別故冠邶柏舟邶柏舟以名之而邶柏舟以下適有二十篇遂以十篇爲邶十篇爲衛猶雅頌分什之意耳左傳曰爲之歌邶邶衛又衛北宮文子引其本國之風而以威儀棣棣爲衛詩則古經確合三國爲一藉非小序幾不復見小雅八什

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衛敬仲

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卽今之小序豈撰後

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吾恐梅

賾所上孔安國書序設今不存必又有以百篇之

序卽是孔安國書序者矣

其祁孔有

箋祁當作麋按鄭君破字非盡以意改如唐風之朱綃本於魯詩陳風之樂飢本於韓詩餘蓋多有所出但今不可考見耳爾雅疏引此經正作其麋

孔有似亦三家詩有作麋字者而箋讀從之

宋初唯得

見韓詩然邢疏多勦襲前人唐以前則齊魯並在也釋詁筭之爲大注忘所出疏乃引韓詩以證之而郭每云義通見詩者則又鄭注儀禮論語皆參兼涉三家故多毛詩所未見鄭注儀禮論語皆參

取古今文不專守一家其於詩亦然君子好述鄭

本作仇

箋云怨耦曰仇

萬民靡不承鄭本作萬民是不承

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愚按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可見鄭本正作是字故與不顯不

承同解若作靡字無好是稼穡鄭本作家嗇箋云好任

爲轉以不承爲承矣用是居家吝嗇之人此鄭本二字無禾傍故如此

解非破字也下章稼穡卒痒箋乃云耕種曰稼收飲日穡此條釋

文尤足證明靡有不孝鄭本孝作倣箋云國人不

者今緣傳箋集合率皆牽鄭就毛由是鄭本異字

難盡別矣亦偶有牽毛以就鄭者願言則麤傳云

當爲不敢噉咳之噉今俗人噉云人道我此古之

遺語也前儒欲依鄭作噉遂併附會傳之貽字當

爲坎非是鄭君先學齊魯韓詩晚乃爲毛詩箋故不純

同毛公皇矣四國以爲密阮徂共生民履帝武敏

以爲履大人迹並魯義也五經異義曰詩齊魯韓

生史記三代世表未有張夫子問褚先生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

稷契感生之事按儒林傳褚少孫治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前漢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又曰易有陰陽詩有
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
王道之安危按齊詩四始五際略見於汜歷樞四
始者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五際者午亥之際爲
革命卯酉之際爲革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
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

宋均曰天門
戌亥之間乾

所據者孟康曰詩內傳五際卯酉午戌亥也
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愚謂

始際之義蓋生於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爲均也四
牡則太簇爲均天保夾鐘爲均嘉魚仲呂爲均采
芑蕤賓爲均鴻雁夷則爲均祈父南呂爲均漢初
古樂未湮者如此故奉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
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律歷
迭相治與天地稽三朞之變亦於是可驗周十月
斗建于酉朔又直卯幽王本嗣位于卯孟之際適
當卯酉而日月告凶其咎尤甚故卒致東遷改政
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郎顗上封事曰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
在戌仲十年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注云基
當作朞其法以卅年管一辰凡甲子甲午旬首者

爲仲甲戌甲辰旬首者爲季甲申甲寅旬首者爲
孟卒十年一移故謂之三卦今據易嘉二年癸酉
上推延光三年甲子爲戊仲之始前卅年而承元
六年入酉仲又前卅年而承平七年入申仲又前
卅年而建武十年入未仲又前卅年而元始四年
入午仲是王莽革命之際也又前二百九年得高
祖元年乙未入亥仲二年矣又前五十年而得周
亡之歲在西季二年乙巳上距殷周革命辛卯之
歲七百九十四年寔惟午孟之八年也易上經始
乾終離下經始咸終未濟乾天門也離午際也孟
京卦氣以咸爲夏至亦午氣也未濟爲小雪亦亥
氣也天道之所著見王者之所重慎詩以諷戒易
以終

始 古之作樂每三詩爲一終經傳可攷者有升
歌文王之三升歌鹿鳴之三閒歌魚麗之三然采
薇出車杕杜皆所以勞將士常棣伐木天保皆所
以燕朋友兄弟蓼蕭湛露彤弓皆所以燕諸侯亦

三篇同奏確然可信者也說始際者則以與三朞
相配如文王爲亥孟大明爲亥仲絲爲亥季其水
始獨言大明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
鳴四牡皇華同爲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
南山有臺同爲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
而言天係容三家詩次不盡與毛同耳以次推之
采芾之三正合辰位唯采芾爲午似蓼蕭之三彼
倒在六月采芾車攻之後而爲未也吉日鴻雁庭
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中又篇次之異且其戊子
丑爲何等篇不可推測矣

謂爾遷于王都

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今按韓詩次第與毛同又以三豎推之知齊詩亦以十月之交爲幽王時其言刺厲王者唯魯詩爲然豔妻嬭方處魯詩豔作閭谷永云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嬭日以不臧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哀褒閭之爲郵並以褒姒豔妻對文一爲幽王妃一爲厲王妃孫毓曰雨無正有周宗旣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旣爲犬戎所

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箋謂厲王流于彘之後於義爲安廣森謂爾遷于王都句以爲幽王時亦不可合此王都正言彘耳時王流于外共和居攝其勢將爲羿之代夏新之更劉故詩人懼之而欲正大夫之從王于彘也

共和史記以爲周召

共和行政竹書紀年以爲共伯和攝行天子事雖汲郡古文未可盡信然呂氏春秋曰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則紀年此條爲有據者大雅桑柔序

云芮伯刺厲王也此篇大旨與桑柔略相似周宗既滅猶彼言滅我立王聽言則答譖言則退猶彼言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得罪天子怨及朋友猶彼

言進退維谷矣

壹醉日富

壹義若記壹食之人壹聚也聚醉猶羣飲之意

旅力方剛

傳云旅衆也典引勤恁旅力以充厥道章懷太子注旅陳也似較毛義爲勝旅力猶論語言陳力也大雅靡有旅力言無有肯陳力者也古字旅臚音訓並同故周官旅擯先鄭讀爲旅於太山之旅後鄭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

漢書大夫臚岱卽旅於太山也儀禮注曰

古文旅作臚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

首二句正序所謂田萊多荒者也千畝不耕大田廢矣黍稷不生生茨刺矣詩人見其棘而抽之因思曰自昔先王之時此田何爲者乎固藝黍稷以奉祭祀者也於是陳古祭祀之事而終之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今與與之黍化爲楚楚之茨引之云乎替之云乎

歲取十千

箋上地穀畝一鍾按古量六斗四升爲釜釜十則鍾小爾雅曰釜二有半謂之鬴鬴二有半謂之缶

缶二謂之鍾則漢時以八斛爲鍾

量名變亂由於陳氏漸沿至漢

復與陳量有殊互詳左傳

管子山權數曰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八石者鄭所謂一鍾也畝收一鍾爲價一金故漢書言豐鄩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得與此箋相會十六兩爲金二十兩爲鎰乘馬篇曰經暴布百兩當一鎰以相推校每粟一石金二兩布十足其值參相等

正卽兩也

又治國篇曰秋糴以五春糴以

束束十疋也言隔歲糴之得倍新穀之值然則春糴乃得鐘一金旋收旋糴者半之然石值金一兩矣古者重農粟布貴而金賤略可見於此

攸介攸止

箋曰介舍也按廬舍作於田畔是井之介也鄭意蓋以介與介通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鄭讀爲饗旣言饗復言饗詞旨似複王氏注云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旨土和美與否也方言饗食忽言除萊文次不倫蘇氏傳云攘取也凡攘羊攘雞竊取者乃言攘耳施於此尤非宜東原戴丈以爲農人攘其左右手之袂而取食似較三說皆勝愚又按曲禮左右攘辟鄭君曰攘古饗

字此詩疑亦古文之未盡變者

漢藝文志曰合於堯之克讓說文解

字據推也分別字義當是讓容

从手讓詞从言今文混合爲一

各以其食讓與左右鄰井偕耕者互嘗其家人所作羹飯孰旨孰否也於此一言見民之漸於禮讓焉見民之饒於飲食焉簞豆乾餼動有客色豈唯其俗實薄抑亦已之不飫何以推人故觀乎田野而太平之盛富教之兼至可以想矣

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曰蹈動也靖治也按動者言其性喜怒易動而無恆也惟王喜怒不恆故前者嘗使予治某事矣

後復窮極我使不得竟其施又甚則罪我放我焉
末二句正證明上帝甚蹈之事箋解尚小疏然其
以左傳行子南轉注次章邁之爲行行之爲放甚
確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此篇似東遷以後之詩行歸于周與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同義彼都人士者據東都而斥西都也周
之初東自必有以攘犬戎復舊京望於平王者是
詩卽杜篤論都之意猶西周遺獻所作故得附諸

變雅王風僅繫於一國亦日漸陵遲所致未必宅

洛伊始頓無一篇是雅也

孟子詩亡併不當作雅亡解陳靈公以後無風

王者不能採風而詩之存於太師者亡耳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自是摭作春秋時不謂隱公元年也王者之迹熄故霸者之迹興若以東周之詩不當美刺之義亡故褒貶之義作

在白華刺幽王之前則朱子亦嘗以黍苗爲宣王時詩乃在諸刺幽王者之後矣且此章獨毛有之二家則無可見漢初經師於都人士詩本有遺錯尤難孤據毛所次第爲定

常服黼舄

大雅

常旗也服矢服也此覲禮所稱侯氏載龍旂弧韜

者也但諸侯不過龍旂殷以先代之後得建大常
仍其王者之車服來助祭於周廟故詩特言以見
寵異而傳說之曰殷士殷侯也王者之後稱公毛
云殷侯者通言耳
其實祿父所封是公周書王會曰堂下之左殷公
夏公立焉是也多方維爾殷侯尹民則通諸殷遠
諸侯及其卿尹庶民侯也尹也民也乃三等之人
舊以爲殷諸侯之尹正民者固非或遂以殷侯爲
斥祿父亦未是六月載是常服傳卽云日月爲常彼戎車
而載戎器其服爲矢服益無疑矣

使不挾四方

傳曰挾達也按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
不通三朝記曰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

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真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

無貳爾心

矢于牧野矢誓也大誓逸篇曰勗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所謂無貳爾心也蓋周公約武王之誓詞以爲詩魯人又復述之於頌今說者轉以爲衆勸武王之詞夫武王舉大事豫之者素審之者決矣豈至牧野交刃而或貳其心哉觀傳言無敢懷貳心也則固自上命下語氣且訓無爲毋矣

薪之禋之

春秋繁露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
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按周禮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輶師雨師雨師畢也此薪禋
卽禋燎之祭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或說以爲星占
畢主邊兵故出師必祀焉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
也小宗伯四類注云兆雨師于北郊然則先郊而
後伐者是北郊類祭歟

周王于邁

漢儒謂文王生已稱王宋儒非之遂併疑史記西伯崩卽諡文王之誤愚謂文王受命爲西伯改稱受命元年此於經有徵者也其稱王與否則無可徵若沒而諡王未爲僭也中庸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不及文王可見文王之有王號前此矣殷本紀歷世皆謂之帝某經傳亦有帝乙帝甲蓋商制天子生時稱王沒時稱帝曲禮所謂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是也武王雖未有天下以爲沒而稱王猶下帝號一等故得以文王尊其父焉及其既有天下謙不敢自踰於文王於是沒亦無

帝號矣春秋之義內無斥國爵以稱其君者況天

子至尊又非魯頌魯侯之比

魯人請命乎周而作頌將上其辭於王之

樂官故每謹其爵焉示雖僭而不忘臣禮

乃棧樸一篇曰周王于邁曰

周王壽考何也言周王以別殷王也此詩其作於

文王既沒殷王未滅之際者耶

采薇序云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出車篇稱王者文王也稱天子者紂也

文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而告之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也然彼似非南仲之時已有王稱特周公作

小雅追敘之耳或謂湯誓牧誓之王曰皆史氏追書者此則大謬武王得白魚而正王號見於晚

出大誓今全篇已湮無從決其真偽但以理論之聖人既審知天命之興廢即正大號以討獨夫必

無所矯飾於其述若猶稱西伯謂非紂之爵命可乎既守其爵命即紂猶有君道恩謂以周王伐殷

王則可以西伯伐天子則不可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也是故未克殷先稱王似逆而實順也謂不克殷不敢王者似恭而實僞矣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畔援跋扈也

鄭義

歆羨覬覦也岸如宐岸宐獄之岸

謂蒙難于羑里也獄也而謂之登臣子辭也

猶後史以

帝崩為幸為狩

將言伐密伐崇嫌於不臣之迹故首明之

曰文王無敢有跋扈也無敢有覬覦也蓋先是嘗就紂之囚而猶不貳矣然此自文王之臣志乃必託諸帝謂者則又以見武王之事豈畔援歆羨哉不取亦天命取亦天命云爾雅頌多陳天命於服

事殷之節稍略後世無文之德而妄擬文之迹者
遂幾有以藉口出車一篇述文王尊殷天子之命
者至矣古說又爲近儒所奪廣森是以三復此章
而惜周公之微言未有能表明之者也

是致是附

子魚之言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
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臨衝閑閑以下言其始
伐也臨衝弗弗以下言其再舉也唯始者未能絕
而滅之故曰致之而已使之附而已致之而不至
附之而不附是不能已於復伐焉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惠定宇云漢儒皆以行葦爲公劉之詩班叔皮北

征賦曰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寇榮曰公

劉敦行葦世稱其仁王符曰詩云敦彼行葦牛羊

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渥渥公劉厚德恩及草木

牛羊六畜且猶感德趙長君曰公劉慈仁行不履

生草運車以避葭葦長君從杜撫受學義當見韓

詩也廣森按潛夫論邊議篇又云公劉仁德廣被

行葦又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翦

與踐通

玉藻云身踐也鄭讀爲翦

行葦以下四篇次生民之後

篤公劉之前而鳧鷖旣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也生民美后稷此爲美公劉蓋亦近之箋以爲天地社稷等尸斷不可從且天者穹虛之氣鳥可以人象之尚書大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古者立尸必以孫有虞氏郊魯丹朱於魯爲孫然則郊之有尸配者之尸耳故晉祀夏郊董伯爲尸韋昭以董伯爲姒姓許叔重引魯郊祀祝延帝尸蓋郊祀五帝以五人帝配而稱其尸爲帝尸也

永錫爾類

國語叔向稱此詩而說之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廣森聞之禮有三本先祖者類之本也繼世以立君象賢也故善謂之類不善謂之不肖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傳云浮浮衆彊貌

水有弱水則江漢之奔疾洶猛得以彊言明矣

滔滔廣

大貌按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洶洶皆本形容水之辭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古之善於說經者如此恐後學漫以爲轉寫交誤特拈而申之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頌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文王之廟也鄭君樂記注曰文王之廟爲明堂制考工記言世室明堂異名同實文武之廟

皆如明堂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禮有明堂月令篇王者聽朔必居明堂所以辨方正位順時布政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明周之正朔自文王廟頒之也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其下經曰王入太室禋太室者明堂之中室也周公營洛邑特立文武二祧爲五室九階四戶八牖之制不與他廟同逸書作雒謂之宗宮考宮文宮周之宗也武宮成之考也記又云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宗皆以功德不毀之名通言之爾宗祀明堂實卽祀文王

之廟蓋春祠於青陽夏禴於明堂秋嘗於總章冬
烝於立堂太室則四時共之就五行之宮以象五
帝之位所謂配上帝者其義如此愚深避漢儒五
天帝卽上帝之說讀此詩維天其右之益信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魯頌

傳云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班固兩都賦
序奚斯頌魯注引薛君章句謂是詩公子奚斯所
作按韓詩說是也上文已有路寢孔碩若又以孔
曼且碩爲美宮室詞窘而意複矣此與吉甫作誦
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

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帝立子生商

商頌

子生商猶言子姓商也帝立其國錫之姓曰子而
胙之土曰商傳稱子商

見左氏
哀九年

詩稱子姓商詞義

正同古音姓生同讀左傳問其姓問其所生也唐
風不如我同姓同姓同生也猶同父也春秋蔡公
孫歸生公羊經作歸姓是二字可互相假借之證
尚書中候曰堯封稷契咎繇賜姓號禹貢於庶土
交正之後卽云錫土姓而此頌亦承禹敷下土方
爲言然則帝者謂二帝也前篇古帝命武湯後章

帝命不違皆指昊天上帝與此異

鄭君說書曰若稽古以稽爲同

古爲天箋詩亦云古帝天帝也按湯有天下自是天命不得更言何帝命之則天之稱古施於此爲確其典謨稽古似當以夏史追記之詞爲安然鄭於彼亦非創解蓋古文師說如是故張平子西京賦云聖上同天卽用書稽古之語也初學讀其賦而昧其義者多矣

爾雅

落

釋詁

物終乃落而以爲始何也嘗考落之爲始大氏施於終始相嬪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踐阼其詩曰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

宋人有以菊花不落爲疑而引此落始也訓之者
頗爲允當蓋秋者百卉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
華故它華不可以言落英唯菊乃言落英古人用
字必有意義類如此

撫麾有也

小雅民雖靡靡王子雍注讀爲撫大也無大有人
言少也愚謂撫旣可與撫通則盍引此撫有也以
詰之毛公說國雖靡止云靡止言小也正義申之
曰猶言狹小無所居止故爲小也以上句例下句
則王注雅得毛意但民雖無大文義不足不若解

爲民雖無有正是民少之意與雖無旨酒雖無嘉
穀設辭相類

艘格

注宋曰屈此本方言曰艘宋語也郭蓋以艘爲屈
孫炎云艘古屈字司馬相如大人賦蹋以艘路徐
廣亦音介然艘之與屈形聲弗類當從顧野王音
子公反爲是艘格連文卽商頌所謂艘假無言者
也上一字音同詩下一字同中庸

詩釋文假鄭音格至也

都繇於也

注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按卜繇

之繇經典原止作繇然郭義殊強鑿都繇皆發語
歎辭繇亦見書大誥多方並有王若曰猷是也漆
書作大誥繇爾邦多古文繇猷通故爾雅亦作繇
字卽卜繇似亦可通作猷小雅我龜旣厭不我告
猶蓋言不告我以卜之繇也顧未可就繇辭當
都於之訓耳

猶卽猷字从犬左右易耳孟
子猶皆用由漢書出皆用繇

順

儀禮諸言陳者有西順南順蓋指彼文

鼃沒

注曰猶鼃勉按詩鼃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

彼勿字當讀從卹勿之勿卽與此𧈧沒同

翦彗勤也

仁和翟灝曰魯頌實始翦商鄭氏箋以翦爲斷後
儒多疑其害義今觀此釋則詩言翦商猶書武成
篇言王季其勤王家逸書程典解言文王合六州
之侯奉勤于商也廣森按闕宮毛傳曰翦齊也此
翦彗釋文云本又作彗大戴禮稱黃帝幼而彗齊
然則翦彗猶彗齊之意

育

虞書胄子傳云胄長也漆書古文作育子

見說文解字

育義亦爲長禮唯公卿大夫元士之長子乃入於太學故曰教育子

縱縮亂也

注縱放掣縮皆亂法也義非是縱縮皆直也所謂衡縱衡縮者是也亂義如正絕流曰亂之亂彼注以正爲直是亂亦有直意故以相詰

潛深測也

釋言

考工記漆欲測測當訓深

室中謂之時

釋宮

時讀爲峙蹠之時

律謂之分

注云律管可以分氣按律管當入釋樂不當與罍
罍罍等連文唐高郢有律筒賦曰碧鮮之竹採
而爲筒定名以律式成厥功厥功伊何所指必捷
下彼高鳥紛如墜葉據此則律亦捕鳥器也集韻
有箴字云竹管以射鳥乃後人別加竹爲之

正月爲陬

釋天

此周正正月也故離騷曰攝提貞于孟陬貞正也
攝提星恆在北斗之首言斗杓正北指子也周之
孟春故稱孟陬今以陬月爲寅則斗已斜建東北

不得言貞矣史記曰太初元年歲名闕逢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聚與陬同謂

甲寅年甲子月甲子朔而子時冬至也若畢陬爲

甲寅冬至安得在寅月乎且甲寅之年寧有甲寅

月乎

夏歷甲寅年正月必建寅推歷元冬至則用前年天正甲子月也又按四分歷改名太

初元年爲丁丑

小雅日月方除箋曰四月爲除

今爾雅作余鄭君所

異讀本

首章言二月初吉次章言除明除者周正四

月卽夏正二月也越語至于立月韋昭注九月爲

立謂魯哀公十六年九月是亦据周正言之但鄭

於歲亦陽止箋有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

之說則與小明箋自相戾宋人因之又有分正陽之月爲正月陽月者錯中生錯矣

祭星曰布

郭云布散祭于地据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無布散于地之法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

布注云司命傍布也

蓋祭司命而以羿配羿雖無德然太康有自取失邦之咎

觀武王賢臣作箴猶曰在帝夷羿不黜其帝號則謂羿死而爲神或未必誣矣又曹氏之

裂布注云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閒以始織布繫著

其傍謂之曹布按司命文昌官星也然則祭星傍

有縣布故謂之布不獨文昌爲然司巫祭祀共道

布杜子春說新布三尺也後鄭說道布者爲神所
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是卽繫著
神傍之布歟封禪書稱雍有諸布之廟蓋祀諸星
者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

林外謂之垆

釋地

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
里也此義非是周官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

郊之地而詩曰駟駒牧馬

顏氏家訓云駟駒牧馬江南本皆作牝牡之牡

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

在垆之野然則垆牧皆在遠郊之內

此郊外蓋近郊外也令以王畿言之遠郊百里半之五十里爲近郊其外十里曰牧又其外十里曰野又其外十里曰林又其外十里曰坳又其外十里達於遠郊之境

荊藎豕首

釋草

按荊藎可以染藍故一名蝦蟆藍周官染草鄭注以爲茅蒐橐蘆豕首紫荊之屬

焱薦芳葦醜芳葭華

舊失其讀此當於葦醜絕之焱薦芳三名皆葦類也芳者葭之華也卽今蘆花也

櫟梧樸枹者謂櫟采薪采薪卽薪

釋木

舊亦失其讀櫟一名梧梧之生而樸屬枹茂者謂之櫟也采猶薪也恐人不明故申訓之曰采薪者卽可單稱薪也疊互相訓釋詁多此例采薪卽薪是自解上句薪字非薪柴之薪乃薪采之薪春秋傳曰薪采者也小雅薪是穫薪箋曰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此采薪乃單稱薪之證愚仍恐人不明更申訓之曰采析薪也薪亦析薪也凡析薪謂之采薪又卽可謂之薪薪

皇黃鳥

釋鳥

篇中釋倉庚者尚有三焉此注亦以爲黃離畱太
相稷重且倉庚名皇傳記未見廣森謂皇卽周書
王會方揚以皇鳥者是

駮牝驪牡立

釋畜

郭以牝爲駮牡爲驪而立別連下駒字爲句疏引
檀弓注讀則如此今檢鄭注周官廋人又引作駮
牡驪牝立爾雅音義云孫注改駮牝爲牡讀與郭
異是叔然以周禮注爲正也驪是馬色合與立對
且詩云駮牝三千若駮卽是牝何勞兩言

彼傳云
駮馬與

也

又必知牝牡字當互易者以禮駕四牡不用

牝而詩言比物四驪四騮濟濟則驪必騮之牡者
立乃騄之牝者矣

經學卮言卷四

論語

有酒食先生饌

爲政

饌鄭本作餽注云食餘曰餽愚謂今文雖作饌義亦與餽同特牲饋食禮注古文饗皆作餽

今本作饗隸省

據說文饌卽饗或字儀禮以饗爲餽論語以饌爲餽其實一耳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事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自以爲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爲人師矣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邢氏正義云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東原戴丈說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愚按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

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

書云孝乎惟孝

熹平石經作孝于惟孝釋文亦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按古于乎通用呂氏審應覽曰然則先生聖于高誘注于乎也卽作書云孝于亦可斷句與朱子說仍不相碍但梅氏所上古文君陳恐未可爲典要包氏以孝乎惟孝爲美大孝之辭與記言禮乎

禮史言時乎時文義相類故潘岳閒居賦序夏侯
湛昆弟誥華嶠後漢書序傳並用孝乎惟孝句相
承有自似不必改讀也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八倫

栗篆文作𣎵从鹵古文作𣎵从西从二鹵徐巡說
木至西方戰栗

鹵西本字也

廣森謂栗者西方所宜木

是以古文从西白虎通引逸書曰太社唯松東社
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周初宅西故
社以栗矣

同也不改其樂

雍也

呂氏慎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
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卽宋人所謂
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者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而古文與如通周官旅師而用之左傳見仲而何
孟子望道而未之見三朝記在家撫官而國並以
而爲如此而有亦讀爲如有其義當與鄉飲酒禮
公如大夫入之如同儀禮多以若爲或唯此篇言如如若一耳如猶或
也而亦或也言有祝鮀之佞或有宋朝之美乃免
於今之世不然則難矣

自序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述而

集解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

之秦誓孔傳束脩一介臣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今按本注正言奉脯

脩爲禮不如書疏所說或唐人別見子國舊解而集解非引孔曰今本傳寫誤鄭君云束

脩謂年十五以上也魯讀誨爲悔今從古按漢晉

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

篤傳吾自束脩已來蓋並如鄭解是言成童以上

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

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飭之意與魯論悔字得

相合是子自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

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
脰脯爲正解疏引少儀束脩一大穀梁傳束脩之
問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臟凡作脯之法皆以條肉
中屈之五臟則爲胸者五爲脰者十故謂之束取
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

尚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

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

裹糧之意也又束脩之別一解

古之賢人也

公羊解詁引此文徐彥釋曰言古之賢士且有仁
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是唐
時本有作古之賢仁者似誤會鄭注孔子以伯夷

叔齊爲賢且仁句意而妄改鄭則統古之賢人也
與求仁而得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
與其稱仁意亦同此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秦伯

始者師摯在官之時雅頌尚未失所自初奏以迄
終亂合樂關雎洋洋盡美今自師摯適齊此音不
可得聞矣故追而歎之

太宰問於子貢曰

子罕

子國曰太宰大夫官名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
是吳太宰嚭也廣森以爲是宋太宰列子有商太

宰見孔子曰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卽因此經而說之小異者宋本商後當時通稱爲商故左傳曰孝惠取于商又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韓非子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亦謂宋太宰也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此當別爲一章言子路終身常誦不忤不求何用不臧二言亦猶南容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子以其所取於詩者小故語之曰不忤不求是或一道也

然止於是而已則亦何足以臧哉尋省舊注絕不
與上衣敝緼袍相蒙作疏者始以引詩爲美子路
又以終身誦之爲聞譽自足朱子亦承其誤旣重
誣賢者且夫子先旣取詩辭何用不臧而後頓抑
之謂何足以臧是自異其柄鑿不可通也集註本
子罕篇三十章注疏本唐棣之華合於未可與權
而牢曰自爲章故亦三十章唯釋文則云三十一
章竊疑陸所見古本多一章者正分不悞不求以
下矣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鄉黨

周禮諸侯相爲賓交擯諸侯之臣相爲國客旅擯
旅擯者臚陳擯位不傳辭也經言與左右人揖乃
交擯之事則兩君相見而非聘使矣此所記其卽
夾谷之會攝上相時歟

復其位

子國曰來時所過位尋復字之義此爲是也顧上
文過位若是君之空位則與其字之義未協鄭君
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當從之曲禮曰
下卿位爾雅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此君視燕朝
卿大夫所立之位故稱其位矣

享禮

禮與享爲二事禮者謂主人以醴禮賓時也聘儀
既聘乃享既享乃禮既禮乃私覲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子國云朝服皮弁服按諸侯之國所稱朝服者皆
冠弁服也此注乃据玉藻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
視朝謂吉月之朝服必當皮弁耳然觀儀禮禮記

皮弁與朝服截然異名不相假借

若雜記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

階受朝服之類不必備引

況皮弁爲天子之朝服稱名之際尤

所宜謹廣森謂此朝服仍是委貌緇衣非皮弁素

積也蓋魯既不告朔于太廟則朔朝與常朝無異
君既不服皮弁聖人雖欲存禮豈能獨異亦獵較
之意也雖然自季康子以來朝服以縞矣夫子之
必朝服必十五升緇布衣也又拜下之意也他日

先聖有言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言魯人月朔

亦朝服者之非也

玉藻此節鄭注義是王肅改竄家語以自實其與鄭異之說不

可爲所惑

又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言國未能復

古視朔之道則已亦不敢充其服故相隨而冠弁

也

皮弁等在冠弁之上不視朔則禮不盛故服亦不充

推記文以解此經乃

知必朝服之語記者具有深意

朝而朝服常也不必言也吉月而皮

弁服亦常也不必言也唯吉
月而朝服與禮異故記之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子位至大夫於鄉飲酒當爲僎者儀禮記曰大夫
後出主人送于門外鄭君以爲不干其賓主之禮
然則僎者唯後賓耳賓出斯出矣子特於鄉尚齒
教敬故復俟鄉人之杖者出然後出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集註兼存三說愚以爲共訓執三嗅訓雉鳴者近
是共與拱同仲子昌言拱押天人注云拱執也呂
氏春秋曰子路拵雉而復釋之正謂此事拵亦執

取之意

或可揜雉卽拱雉之誤篆文其禽形相似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先進

言問善人之道則非問何如而可以爲善人乃問善人當何道以自處也故子告以善人所行之道當效前言往行以成其德譬諸入室必踐陳除堂戶之迹而後可循循然至也蓋有不踐迹而自入於室者唯聖人能之堯舜禪而禹繼唐虞讓而殷周誅是也亦有踐迹而終不入於室者七十子之學孔子是也若善人上不及聖而又非中賢以下所及故苟踐迹斯必入於室若其不踐迹則亦不

能入於室耳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悅遠者來

子路

韓非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
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
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
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
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

蓋言三家

外障距諸侯四鄰

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
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

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韓非子云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曲于父報而罪之呂氏春秋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按二

書並有此事而各得諸傳聞困學記聞載呂說今併記韓說以廣其異

奪伯氏駢邑三百

憲問

子國曰管仲奪之此奪義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漢晉春秋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習氏引喻正合經旨駢邑者卽春秋齊襄公所取於紀之邾也續漢郡國志臨朐有古邾邑應劭曰伯氏邑也凡土地字从邑多後人所加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始末不見於左傳疑卽孟莊子也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是孟莊子有勇名或嘗食采于卞因以爲號若合左師苦成叔之比荀子云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與上事亦相似鄭注以爲秦大夫誤矣卞本魯邑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卽此卞也

冕弁之弁篆體作衄隸變

作元因變成卞故漢書杜欽傳小弁作小卞東方朔傳以卞莊子爲弁嚴其實弁卞一字

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則卞爲孟氏之私

邑非無稽云

楚語魯有弁費謂孟孫季孫也韋注小誤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衛靈公

此章與告曾子吾道一以貫之語大殊彼以道之成體言此以學之用功言也聖人固自多學但不取強記耳子之問子貢非以多學爲非以其多學而識爲非也子貢正專事於識者故始而然之但見夫子發問之意似爲不然故有非與之請此亦質疑常理必以爲積久功深言下頓悟便涉禪解予一以貫之言予之多學乃執一理以貫通所聞

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證故必如是然後學可多也
若一一識之則其識既難其忘亦易非所以爲多
學之道矣譬之學字者以其偏旁貫之斯萬千之
名可以形聲盡也譬之學數者以其比例貫之斯
大小之形可以乘除盡也是故一貫者爲從事於
多學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
後能一旦貫通得無與此義相左乎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季氏

此自弟子之言故別爲一章而附繫於前章之下

因未綴其斯之謂與一句言如伯夷叔齊者乃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之人歟蓋夷齊自行其志耳然後民稱之使君臣之義終古不墜其道固已達矣

周有八士

微子

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按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人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卽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

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
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
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
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文王詢于八虞賈侍中云
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
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
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
變而記之歟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
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子張

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按蔡邕正交
論曰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
夫子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訓之以容
衆各從其行而矯之

經學卮言卷五

孟子

以過祖莒

梁惠王

按毛詩雖作祖旅其傳曰旅地名也則亦與莒同義古書音同相借者多莒字从呂卽音呂可耳未可遂易爲師旅之旅也依鄭君說祖莒皆爲國名過祖之事古書散軼不可復考過莒之事見於韓非子云文王侵孟克莒是已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故於遊言休謂休息耕者於豫言助所謂助不給也東京賦曰旣春遊以發生啟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薛綜注秋行曰豫是漢人舊說猶以遊豫分春秋也趙氏章句始混爲一管子云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變豫言夕古音之轉注也古讀夕如榭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是也古讀豫亦如榭故儀禮鄉射爲諸禮豫則鉤楹內通作宣榭之榭榭豫並音序侯度者言諸侯法之亦以春秋行其境內歲舉不

過再

人皆謂我毀明堂

注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按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然此非如國中明堂爲五室十二堂之制荀子曰築明堂于塞外而朝諸侯楊倞注明堂壇也謂巡守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壇上蓋其堂祀方明故以明堂名之而朝事義言方明之下公侯伯子男覲位亦並與明堂位同漢時公玉帶上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近泰山明堂之遺象

使虞敦匠事

公孫丑

敦治也讀如敦商之旅之敦

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

注云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愚謂中古尚指周公以前周公制禮則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等故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辟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夫子制於中都亦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不得棺椁同七寸矣易繫辭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大氏通言黃帝堯舜墨子偏主節葬之說然已

云禹有桐棺三寸則木棺代瓦不始於殷而檀弓特舉殷人棺槨似殷正始定棺槨尺寸之度者也孟子多言殷法分田則取助不取徹分國則言三等不言五等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孟子學長春秋每於此見之

得侍同朝甚喜

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然則得侍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爲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侍絕句者謬

凶年糞其田而不足

滕文公

均是田也糞之則其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廩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者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獲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旣不足則土彊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獲故一歲遇凶厯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

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與音歟絕句

兄戴蓋祿萬鍾

敬齋古今莊讀兄戴蓋爲句云戴蓋祇是乘軒愚
按蓋旣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揚子八十
一家務之次四曰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
是李氏戴蓋之語未爲無本矣

問有餘曰亾矣將以復進也

離婁

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朱子亦云其意將以復進
於親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膏飲食
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旣對

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
亾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
謂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
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亾非實有
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詞言餘則無
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云爾

卒於畢郢

金氏前編以爲郢與程通按周書史記解曰昔有
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
亾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

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
後人多改从卩旁其實仍當讀程以別於郢楚之
郢文王旣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
故成王葬周公于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
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

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按兩寇退文複以前十一字皆曾子屬武城人語
言無毀傷我薪木假令寇退則急脩我牆屋我猶
反耳此曰字義如曰爲改歲之曰語辭也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萬章

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今按呂氏春秋曰堯有子十人舜有子九人高誘注云孟子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嗣子不在數中若然丹朱之外尚有九庶趙氏旁覽未及不韋書也然高氏亦以意推說耳若据莊子堯殺長子考監明則丹朱本以次長宜嗣或當事舜之時長子已死唯有九男丹朱仍得在數

中又未可定

殺三苗于三危

今尚書竄三苗漆書古文作𡵓

見說文解字

蓋殺卽𡵓

字相似而誤流放𡵓𡵓皆非死刑故季文子言流
四凶族也左傳蔡蔡叔注蔡放也釋文上蔡字讀
爲檠胡氏禹貢錐指引以說二百里蔡而疑孟子
古本元作檠三苗愚謂蔡蔡叔之蔡卽當作𡵓𡵓
蔡形聲亦相似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趙氏云司城貞子宋卿也下又云是時孔子遭阨

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則貞子仍似陳卿蓋順經意明是陳人特膠於司城當爲宋官故依違兩說之集註亦相沿而不加核愚謂陳之司寇可效楚官名司敗安見其司空不可效宋官亦名司城耶若以左傳子展入陳司空致地之文爲疑則服注以三司爲陳官者固不若劉炫謂爲鄭官者之說善也且司城亦不定是貞子之官檀弓有司寇惠子司徒敬子鄭注曰司徒官氏也惠子雖官司寇至其子虎則亦以司寇爲氏見於世本宋華向之族奔陳者非一而司城師之

後仲佗卽宋人之在陳者安知非有以先世宋官

爲其族氏者乎宋大夫皆遵殷之制以字爲諡通

左傳世本未有稱子而配諡者

別詳後卷

今據稱貞子

卽決非宋卿愚故獨信史記世家曰孔子遂至陳

主於司城貞子家爲讀孟子不誤也

近儒有謂夫子在陳不得

謂之爲臣者此尊聖而過耳羈旅之臣是亦臣也還以孟子之言證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若所至之國皆不爲臣

不且終歲而無君乎

但世家載至陳歲餘吳王

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楚圍蔡蔡遷於吳此魯哀

公二年之事而又云居陳三歲陳常被寇於是孔

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曰苟

母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校其年歲靈公歿已久

矣考先聖生平嘗再至陳十二諸侯年表陳湣公

六年下云孔子來

魯定公十四年

是初如陳也主司城貞

子者再如陳也過蒲要盟則初至陳而去陳時事

太史公誤著之於此耳先聖年譜率多附會失實

唯當以世家近古爲最可據然頗復錯亂觀其敘

歸與之歎主蘧伯玉之事及蔡之請遷於吳皆前

後兩見非稍爲整比條理棼然謹按世家先聖自

三十五歲以前皆居於魯嘗爲乘田爲委吏昭公

二十五年三家攻昭公魯亂始適齊聞韶學之三
月是其時事故昭公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于上
國而檀弓記先聖在齊嘗觀季札葬子於贏博之
閒此可徵者也顧世家既誤以孟僖子不能相禮
之歲就爲其死歲故併南宮敬叔之隨子適周亦
舉而置諸適齊之前考左傳孟僖子寔卒於昭二
十四年將死乃命敬叔來學比敬叔服闋魯已無
君矣知所謂言於魯君與之一車兩馬者必定公
非昭公也子在周時家語有劉文公論聖人之語
定公四年文公卽卒元二兩年未沒昭公之喪訪

樂甚宏又非攸宜前後推按則適周其在定之三

年歟

莊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計五十一歲當定公八年時尚未仕於魯容

有之沛之事但南華多寓言不必據爲實蹟也世家云定公九年以孔子

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

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年會於夾谷攝相事十三

年墮三都十四年與聞國政三月季桓子受齊女

樂孔子遂行此並與左傳合且定十四年春秋經

不書冬公羊師說亦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世

家云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居頃

之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止孔子去卽過蒲月餘

反乎衛按此過蒲之下卽當以後文會公叔氏以

蒲畔

云

至作爲陬操以哀之六百六十四字移

置其閒蓋過匡至陳去陳過蒲自蒲如衛去衛如
晉臨河而返乃復至衛主蘧伯玉家焉尋以醜南
子之行會靈公禮貌衰又復去衛世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雁仰視之色不在孔
子孔子遂行四十七字則又當移於於是醜之之
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之上檢子國注論語
問陳章卽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與世

家云去衛過曹去曹適宋桓魋欲殺孔子去適鄭
遂至陳者正合其所以在陳絕糧者或如子國所
言吳伐陳陳亂乏食之故抑或就以微服避難倉
卒喪其所賁皆未可知要與異日在蔡被圍之事
不可混合爲一也旣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於是有
對肅慎矢之語有桓僖廟災之語最後有歸與歸
與之語寔哀公之三年而陳侯周之十年也世家前云
蔡遷于吳後云蔡遷于州來卽是一事若將中間
橫出過蒲在衛等事移著於前則於試求之故府
果得之句下直接是歲魯哀公三年句文順事從矣世家又云明年孔子自
陳遷於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

於野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其秋楚昭王卒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由是推之定十四年以前仕魯時也哀元年以迄六年居陳蔡時也自六年反衛以迄左傳所載魯人以幣召夫子之歲則恒在於衛孟子所謂於衛孝公公養之仕者也

之子

去魯所謂大夫以道去君者非有君命召則終不可復歸夫豈出入自如而好爲旅人哉其見

衛靈公主顏犖由畏子匡畏子蒲歷曹鄭杞宋遭桓司馬之難則皆在定末哀初一二年間也爲是先聖出處大端敬徵審而備識之

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
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
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
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
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
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
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紀季以鄫爲齊
附庸鄫者紀之采也然則附庸多亡國之後先世
有功德者故追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于大國
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

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相合

孔子亦獵較

言魯人獵較孔子爲政亦聽之而不禁耳非亦從而身爲之也

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

告子

趙氏讀異於白爲句此答告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語意言長之說異於白之說不相猶也朱子則嫌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馬上似少一白字故不取舊注愚謂古人文字不必拘拘定以白馬與白人相偶若必謂白字當屬馬上或絕異字

爲一句下乃言人之於白馬之白無以異於其白
人之白文義亦通先斷之曰異而後申其所以異
之處正同他章每先曰否而次詳其所以否之實
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王充論衡云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
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
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
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按公都子此問卽其
說也漢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七子

之弟子

韓非入儒有漆雕氏之儒世子或其徒與

蓋或人二說皆原於

聖門而各得其一偏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所謂上知與下愚不移者也古論語傳曰辟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謹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知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

見古今人表

與或人舜象之喻略同

非由外鑠我也

爾雅曰鑠美也仁義禮智得之則美失之則醜然

美在其中非由外飾成我美者也所以不願人之
文繡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日至之時謂仲夏日至集註泛言成熟之期非也
管子輕重乙曰九月種麥日至而穫輕重己曰以
春日始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

豈謂一鉤金

晏子春秋曰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按鄭君說東
萊稱以大半兩爲鈞然則帶鉤金半鈞才重三分
兩之一

被袵衣鼓琴

盡心

袵非畫也義如袵絺綌之袵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

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朱注以介然屬下句愚讀長笛賦曰閒介無蹊似古韻有以介字絕句者閒介蓋隔絕之意徑路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迹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可以成路云爾

經學危言卷五十

經學卮言卷六

春秋左氏傳

楚人坐其北門

桓公十二年

注云坐猶守也惠定宇補注曰兵法有立陳坐陳見尉繚子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傳曰襄糧坐甲又云王使甲坐于道又云士皆坐列及此傳坐其北門皆坐陳也杜訓坐爲守蓋未通於古義廣森按惠氏說是經傳言坐陳者甚多周禮曰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荀子曰庶士介而坐道晏子曰介冑坐陳不席而大武舞亂皆坐亦所以

象軍列也

子般卽位次于黨氏

莊公三十二年

次喪次也所謂五月居廬者也黨氏魯大夫氏也古者外朝有卿大夫治事之舍及後世世卿遂世其處故魯語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對曰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後代官署之名寔肇於此哀十一年傳曰季孫使從于朝侯于黨氏之溝則黨氏在外朝甚明蓋居廬于觀門之外因大夫之署以爲次若子野次于季氏

襄卅一年

敬王卽位館

于子旅氏

昭廿二年

其事並同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

外延入翼室亦入就喪次也翼者室在左右之稱

其諸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之室歟

詩適子之館箋云卿士所之之

館在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

不殯于廟

僖公八年

按周禮無殯廟之事殯廟者魯禮也魯禮何以殯廟殷禮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謂既大斂以柩朝于祖而就殯焉魯有王禮嫌純與天子同故周尚駢牲魯尚白牡周春祠而夏禴魯春禘而夏禘周祀天以日至魯以上辛周乘玉路魯乘木車若

此之類皆從殷也

魯多殷制故春秋內魯因託變文從質之義

定元年

經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公羊傳

曰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計癸亥至戊辰六

日諸侯五日而殯蓋殯之明日而卽位也正棺者

殯也

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注云殯之明日

周人殯于西階之

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殯楹間其用殷法可知

何休以爲喪自外來象小斂俛于堂故且旣夕禮正棺楹間小斂三日事也何待戊辰乎

遷于祖亦正棺兩楹之間則殷殯楹間者正以其

在廟中故耳

神主在室
柩須向之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鄭郇文之昭也

二十四年

史記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并季成卽邲并卽聃今以傳文校之蔡邲霍並周公之兄且十人當數毛叔無曹叔定四年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下文別云曹爲伯甸則曹不在五叔之列杜彼注以五叔爲管蔡邲霍毛是也曹滕皆叔唯聃稱季而越次居上明前八國因是嫡子故先列之

請隧二十五年

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今按國語襄王距其請隧之辭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先王豈有賴焉是並以建國制地爲言與葬禮不類韋昭注隧六遂也其義爲長蓋天子六鄉鄉各一軍以爲戰士六遂亦遂各一軍以起徒役大國三軍有鄉而無遂文公欲增軍賦故私請之其後晉作三行又作五軍則雖避遂之名有遂之實矣隧與遂通襄七年傳叔仲昭伯爲隧正九年傳令隧正納郊保

奔火所並以隧爲鄉遂字

宋魯皆有王禮故唯二國有遂

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三十一年

成王封衛周公代作誥故後世述其始封之命猶王與公並言之尚書後案以此證康誥朕其弟爲周公語引經斷經羣訟可息

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三十三年

注云新主旣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並非傳意主謂新作之主卽禰也廟太廟也烝嘗禘俱時祭之名王制曰天子犴禘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禘犴

禘一牯一祫嘗祫烝祫此特祀卽彼牯祫也言春

祫恒特事于禴主夏禘秋嘗冬烝乃祫祀于祖廟

也諸侯之禘或特或祫但其特不專於禴廟傳就

据有祫時通略言之耳

一牯一祫者非必一年牯一年祫一猶或也若穀梁

傳云一有一無曰有爾雅云泉一見一否夏經有

小正傳云一則在本一則在末古訓皆爲或

經有

吉禘于莊公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

吉譏之此春秋之新義後儒乃以吉禘爲祭之正

名謂三年喪畢合有此審諦昭穆之禘藉寔審諦

昭穆當升合食于太傳有禘于襄公禘于武宮皆

祖何得就莊公平乎

王制固爲

特禘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是祫禘也

正法卽左

傳亦道其正例至魯祭則有建辰之月而

烝建丑之月而禘者失禮黷祀不可執究

曰夫已氏

文十四年

蓋桓之六子商人第六以甲乙次之而稱為己杜
曰猶言某甲甚得其解僖十七年傳敘懿公於公
子雍之上者以無虧與惠孝昭懿皆嘗為君而公
子雍未得立又五公子之母皆諸侯女獨雍母為
宋大夫華氏女雖云如夫人者六人傳家敘之自
有貴賤故雍倒在末耳非長幼之次

鑄鼎象物

宣公三年

嘗讀呂覽先識篇曰周鼎著饗饗有首無身食人
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審分篇曰周鼎著象

爲其理之通也審應篇曰周鼎著倕而斲其指先
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離俗篇曰周鼎有竊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注云未聞
竊一作窮恃
君篇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似取子
午對肖
凡言鼎象者五識之以備博聞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
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十二年

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第愚謂未必非周樂之正次也樂記曰武始
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毛詩崇朝其雨

傳曰崇終也以崇猶言以終也舊注未協陳澧改讀以崇天子更誤

武詩六終當與

舞者六節相應武始而北出也賚三成而南也桓

其六成也般篇曰陟其高山允猶翕河疆南國之

事也酌篇曰實維爾公允師美周召之治也六章

蓋今頌存其五焉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則其爲武樂無疑而以篇名篇位推之般

亦近是

祭統曰舞莫重於武宿夜鄭君注宿夜武曲

名皇侃以爲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士卒

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其卽武之二成象滅

商時事者歟

投袂而起

十四年

呂氏恃君覽曰楚莊王使文無畏于齊過于宋不

先假道還反華元曰是以宋爲野鄙也

鄙我義如鄙雷之鄙

乃殺文無畏于揚梁之隄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

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

然則投袂者投其所削之袂也

削裁也

此傳文未備

杜遂以投爲振壹若拂袖之義誤矣

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

也

按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此二句自相偶庭實采章皆所謂加貨也言於彼此嘉好無事之時而薦此加貨者乃所以謀免於誅也旣不免而後賄之則無及也此二句又相偶劉規杜解似矣然劉讀尚小疎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儀禮燕大射以樂納賓並奏肆夏而此言僭者蓋諸侯唯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正義以此爲升歌肆夏與燕射納賓異強說也堂上之樂大瑟達

越有拊磬而無鐘鼓旣言金奏非升歌明矣下文
工歌文王之三乃升歌也本合奏肆夏今併奏繁
遏渠本合升歌鹿鳴今加歌文王皆晉見魯有王
樂欲以相傲穆子乃從而譏之使乎使乎

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九年

日當爲曰其義乃通古人書曰字相似唯曰上
小缺以別之轉寫易誤故陸氏釋文每於二字下
出音若詩曰爲改歲音越一讀人實反吕刑由慰
日勤人實反一音曰且有疑混兩存者矣

請以桑林

十年

注以桑林爲殷天子之樂名按成湯遭七年之旱
禱於桑林而莊子言湯有桑林之舞蓋桑林者雩
舞也周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君曰
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下文舞師題以旌
夏其皇是歟

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

二十一年

杜云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愚謂
此公姑姊卽季氏女也季氏出自桓公至武子四
世於左氏說爲公族祖父其女子子則公之族姑
其女孫則公之族姊季氏之女而稱公姑姊以嫁

者所以寵庶其耳尋下文臧武仲語斥稱姬氏可知非公女矣古人立言有體趙盾稱公之女則曰

君姬氏

見宣二年傳

唯卿備百邑 二十七年

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謂杜以一乘名邑書傳無文愚仍以四井之邑言之百邑者四百井也井十爲通通十爲成四百井者四成也成出革車一乘四成者四乘之地也蓋侯國上卿采地如是易邑人三百戶鄭君注曰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論語伯氏駢邑三百

今按大夫一成卿四

成近於卿祿四大夫之文荀子曰有五乘之地者
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然則大國之卿地
五成次國之卿地四成衛本次國小國之卿地三成歟
有地三成廟事二世與天子元士同降於成國之卿優於士何氏公羊解詁云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者是也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 三十年

注曰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算之六宣城
梅氏以此證古籌算縱橫記數之法按宋元人算
草六七八九或爲丁卅卍卍或爲上上三三蓋權
輿自古射禮釋獲橫縮相變卽其遺象 畱侯發八難云諸借

前箸以籌之言以箸當籌時方食有兩箸復借高
帝前箸得四箸每發一難輒下一籌至五橫之六
丁之七丁之八丁之九箸文亥爲𠄎其𠄎與上相似
之故用四箸而足

與丁相似是有三六形若移首上二畫下置身傍
則成𠄎正如布算橫列四位起二萬次六千次六
百次六十也但古文亥本作𠄎與𠄎同意

見說文解字

故子夏讀晉史以三豕爲己亥之誤

王豕是己亥三豕是三豕

史趙晉人而稱𠄎字豈其聞識之博抑亦浮夸潤
色傳或有焉

其敢愛豐氏之祧

昭公元年

注云祧遠祖廟按公孫段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大

夫不敢祖諸侯其家唯有子豐廟耳焉得有遠祖
廟祧者始祖廟之名豐氏以子豐爲始祖故稱祧
焉始祖廟所以名祧者緣遷主必藏于始祖廟祧
之言超也唯周人遷穆主于文王廟遷昭主于武
王廟因以文武爲二祧若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襄
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則皆謂始祖廟也

楚公子圉設服離衛

注云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愚
謂離麗也麗猶兩也於易明兩作爲離冠禮儷皮
古文作離皮兩鹿皮也曲禮曰離坐離立謂兩人

坐兩人立漢律曰離載下帷謂兩人共載射以二人爲耦三朝記謂之置離故二執戈者稱離衛其義如此

徵爲五聲

注白聲商青聲角黑聲羽赤聲徵黃聲宮此五聲所屬相承依月令爲說然於五行生尅之法都不得合鵬冠子則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

角之言錄

也詩曰麟之角振振公族禮記賓于綠曰鄭君注綠當爲角聲之誤也四皓角里先生荀氏漢紀作

祿里是古音角皆與錄緣祿同讀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

故調以宮据彼文唯宮音土商音金與月令同耳
角水音也徵木音也羽火音也若然宮商角徵羽
正土金水木火相生之序而宮生徵徵生商商生
羽羽生角乃相變而得其所尅二者次第並有意
義長於月令矣昔揚子雲嘗恨不及呂不韋時車
載其金良有以也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

三年

注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
八斗鍾八斛釋文云本或作五豆爲區五區爲釜

者謂加舊豆區爲五亦與杜注相會非於五升之
豆又五五而加也愚謂如此直加豆一耳於三量
皆登之義未協管子輕重丁曰齊西之粟釜百泉
則鑷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鑷二泉也鑷區也
率釜大於區五倍豈非於五升之豆又五五而加
乎管子後人所綴述非出夷吾自爲故得有陳氏
新量錯見於篇然亦齊人之書自足證杜氏之誤
也

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

杜世族譜懿伯卽惠伯之父仲孫宅也此注又云

惠伯之叔父緣欲附會檀弓不可以叔父之私不

將公事之語遂不自覺其誤耳

它字子服見於國語子服氏得氏以

此杜旣以它爲懿伯又以爲子服椒之叔父豈惠伯竟以叔父字爲氏乎其誤可知鄭注彼

文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則叔父之稱乃

生於叔弓無關於惠伯矣按懿伯爲孟獻子之子

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

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齊女聖姜生文

公又娶楚女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

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自桓公至敬子七世故

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疏家疑其誤者偏據左氏

而未兼通公羊師說耳

叔父之文於左氏世次不合故記有之傳則無杜氏

乃強爲牽會此治經無家法之蔽也遇懿伯之忌自當以後儒忌日

之解爲允因值叔父諱曰故叔弓體其意而爲之避若期親之忌可勝避耶惠伯自稱其父而乃云

叔父之私者對叔弓爲辭正猶成王諱康叔不稱

文王爲王考而言乃顯考也

吾鄉俗親族相與語猶然

至記注

旣不以叔父爲惠伯呼懿伯之辭則今本亦有叔

字者必後人因傳注而妄改

或原注直作惠伯之父無叔字抑或原作

惠伯椒之父則校者竄乙更屬有因試思鄭若亦作惠伯之叔父解者是敬叔於昭穆云云贅而無

當矣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九年

舊說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
按傳言乙卯昆吾稔之日也不言桀亡日呂氏春
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于
郟遂禽移大犧

高誘注桀多力能
推大犧因以爲號

則桀實以戊子

亡又不聞疾戊子日也翼奉以爲疾子卯者爲其
相刑似亦有義五子五卯皆相刑獨疾甲乙者以
居十幹之首且乙位寄卯日辰相配是爲重刑甲
位在子於日辰無比唯避五子之先者而已詩曰
吉日庚午王者忌甲子故喜其所畏庚制甲午破

子者也。穆天子傳有吉日辛酉亦乙卯之衝。

古人名字

多一定相配六旬之吉庚午爲上是以名庚者字午

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

十年

注載幣用車百乘似幣雖多無庸百乘車載之。此當與百兩一布之兩同義。小爾雅曰倍文謂之端。倍端謂之兩。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尊百兩二十束也。禮卿行以五百人從有幣須多徒衛。故倍之而千人矣。

壬申復旆之

十三年

舒旆曰旆猶置尊曰尊設席曰席詩云胡不旆旆

蓋言施其施也

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二十年

鄭志趙商問族師之義鄰比相坐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旨趣鄭君荅云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廣森謂傳稱康叔封於衛啓以商政故康誥一則言殷罰有倫再則言罰蔽殷彝蓋犯罪同坐商法無之文王治岐罪人不孥猶未變商舊也荀子曰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康誥有劓刵人周五刑無刵所謂商之刑名歟穆王訓夏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商書

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見呂氏孝行覽刑謂死刑也

周官殺

罪五百三代之律由簡而繁由輕而重其大略可

觀已

漢律大辟四百九條

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二十九年

杜注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爲鐵計令一鼓而足服注鼓量名引曲禮獻米者操量鼓正義云金鐵之物當稱之以權衡數之以鈞石寧用量米之器量之哉愚按鐵雖非以量計然鼓實兼衡量之名可通言之小爾雅曰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一鼓鐵者四百八十斤也五經異義以四十斤爲

斛而禮記隱義謂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亦得與四百八十斤相會

又加范氏焉易之亾也

中行氏擅作刑器有名亾之道又此姦法本出范宣子今而用之是併加范氏以世濟先惡之咎其亾也不難矣古文多倒語易之亾也猶言亾之易也音難易之易

繁氏

定公四年

釋文繁步何反史記有河東守番係索隱番音婆又音潘詩小雅云番維司徒番氏也廣森按番維

司徒韓詩作繁則番氏卽繁氏陸於此從婆音得
矣於彼音方袁反則失繁與皮通儀禮皮樹或爲
繁豎古今文之異故漢書人表作司徒皮師古曰
卽十月之交詩所謂蕃維司徒者也皮古亦步同
反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傳曰牛則有皮犀兕
尚多魯國蕃縣本音方袁反白袞云陳子游爲魯
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也謂改音步何反後
人遂讀入支韻誤甚

愚嘗就唐韵以攷古音通轉之法大氏東江與侯庚相配

冬與幽蕭相配侵覃與宵肴相配蒸登與之哈相配庚陽與魚模相配耕青與支佳相配真文先魂痕與脂微齊皆灰相配元寒山仙與歌戈麻相配舉此一部言之如陳風南方之原可與娑協大雅

時維姜嫄可與何協齊語言獻如莎陳朱之間言
桓如和說文解字嬰从般聲從从單聲而寒桓歌
戈諸韻偏傍互見者
固不獨繁番兩字矣

齊侯衛侯盟于沙

七年

沙傳文作瑣公羊經文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
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卽瑣澤
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聲讀之異今此左氏經
亦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云地在陽平
城於瑣澤下注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
是一地耳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

哀公七年

墨子曰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胜中行染于籍秦
高疆然則生朔亦導范氏于惡者其舉與死皆永
足多也長柳卽張柳古複姓漢藝文志有長柳占
夢

嗚呼哀哉尼父

十六年

儒者相承言周公制諡非周公始制之也特以德
行優劣爲諡始自周公耳王子淵洞簫賦曰幸得
諡爲洞簫可見古人訓諡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
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諡帝乙

謂易之
帝乙

又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甲乙丙

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卽

其諡

殷本紀必云某甲立是爲帝某甲一生號一死號似複而非複也

周人始有

大名網名之制然此亦彰彜之大柄唯天子得而司之若侯國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諡於王其君又未敢自爲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隱八年傳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諡謂諸侯賜其臣諡之禮然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大夫亦以行諡其始猶配字爲號若魯成季共仲齊高敬仲國懿仲之類又降而率以諡冠子矣唯宋大夫孔父穀梁說字諡也而檀弓載哀公之諫先聖鄭康成

亦云兒父因且字以爲之諡於此而見哀公之尊
先聖至也一則以先聖動不越禮不敢以末世非
禮之諡諡之一則以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
諡孔父之法諡之嘗考列國之臣見於左傳者如
宋卿無諡表見而世本敘大夫世系皆云某子某
生某子某獨宋則否於華氏曰好父說生華父督
督生世子家生秀老生司徒鄭鄭生司徒
喜於樂氏曰樂父術生碩父澤澤生夷父須須生
大司寇呂以及魚氏蕩氏仲氏向氏等皆然凡言
某父者悉以字諡者也足徵宋君雖請諡于周而

於其國中自秉殷禮穀單設鄭之言益可信矣
他國

大夫如魯石駘仲駘字不見諡法蓋亦東周之初
猶守禮典以字爲諡者又按少牢饋食辭曰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若大夫應以諡冠子豈於祭而不
稱諡乎鄭見少牢如此故於特牲某子決知爲伯
子仲子而非諡也聘禮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
某子異其文者某甫卽字諡也容未賜字諡則亦
但如士禮稱伯子仲子矣非必
祖稱甫考稱子五舉以見例耳

使貳車反祔于西園

鄭君駁異義曰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

主耳愚按管子有言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

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

出公之祔謂此也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

族故曰三世則貽稱同祀
廟毀乃別爲祀其所自出
孔氏始姓慍之

鼎銘稱曰叔舅當是自他國來仕於衛者未知其

先本出何公也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周官都宗人注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而郊特

言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者但謂不

敢以爲太祖非謂不敢祭之喪服傳曰公子不得

禘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亦謂不得以爲祖廟禘

廟諸侯必以始封爲祖大夫必以別子爲祖其所

自出之君則別立廟不敢與私廟齒蓋都家之廟

若漢時原廟雖國滅家降而廟自不毀故仍謂之

公廟至三家直以桓公爲祖而不復祖牙友之等
乃所謂大夫祖諸侯者故曰公廟之設于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不然魯鄭之設周廟舊矣而得
言始三桓乎哉

廣森猶記幼讀傳至熊相祿郭巢季然郭卷輒疑
作城曰城作郭曰郭經之郭公未必公非邑名而
與城中邛等同例稍長究心於唐以前箋疏乃
治經貴有家法向之鑿空臆說如此類者悉痛自
刷汰而於春秋壹守公羊師說左氏於經豈無

舊學已爲杜征南所汨故

晉議略識其詒訓庸末附言

彙爲一編或云覆瓿亦其宜也若云曩時新異
衷之說果已刪汰無餘乎斯未之敢自信

經學厄言卷六終

嘉慶六酉孟秋男昭虔恭校